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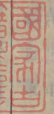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一

畜產部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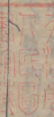
獵上



江西汪石琴家藏本



六味圖



周禮地官曰卿師凡四時之田田法前期出田田法灋於州里簡其

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田法及期以司徒之大旗

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刑禁巡其前后

之屯而戮其犯命前斷其争訟獸之

又曰迹人掌邦田之地爲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

焉

又曰大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

追胥竭作鄭可農云羨饒也田謂獵也追冠賊也此作盡行

六云御覽 卷八百三十一

一

又夏官大司馬之職曰中春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

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春田爲蒐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

以享烝夏田爲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中夏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

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秋田爲獮獮殺也羅弊罔中冬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

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車卒閒以分

地前后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埜車爲

主冬田爲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謂之壘門立

地明其部曲疎數前后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

也險野人爲主人居前易野車爲主車居前

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驅驅出禽獸使趨田

者也逆逆要不得合

走設此車
者田僕也 中軍以鞶令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

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

又曰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田路木路也 田田 獵也鄙循行縣鄙 掌佐車

之政佐亦 副 設驅逆之車驅驅禽使前趨獲逆 徇還之使不出圃 令獲者植旌

以竹獲也 植樹也 及獻比禽田弊獲者各獻其禽 比種物相從次數之

禮記月令仲冬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有

司教導之

又季冬曰乃教田獵以習五戎

又曲禮曰國君春日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乳生 傷其類

之時類

又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一

二

三為克君之庖三田夏 不田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

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

殺則下小綏綏當為緜繡有 虞氏之旌旗也 大夫則殺止佐車佐車止則

百姓田獵左車驅 逆之車 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

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寒落然後入山林昆蟲

未蟄不以火田取物必 順時候 不麝卵不殺胎不殃天不覆巢覆 巢

敗巢也

左傳文公上曰宋革御事逆楚子榮且聽命時楚欲誘呼 兵戰御事 華

宋元 遂道以田孟潞孟潞宋大 潞也在 潞國睢陽東北 宋公為右孟鄭伯

為左孟孟田獵 陳各 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復遂楚 期思邑 今戈陽期思縣

子朱及文子無畏為左司馬將獵張 弮 或置二左司馬 然則右司馬一人掌中央

命夙駕載燧

燧取火然音也

又襄四年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

辛甲

周武王太史缺過也使百官各爲箴諸成王遇

於虞人之箴

虞人掌田獵

曰茫茫禹迹

畫爲九州

茫茫遠觀畫分也 經啟九道

啓開九州之道 民有寢廟獸有茂

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

人神各有所歸故得不亂

在帝夷羿冒於原獸

胃貪也 忘其國恤而思其牝牡

言臣

武不可重

重猶數也

用不恢

于夏家

辨以好武雖有家而不能恢大之

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職臣虞人僕夫不取

斤虞箴如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

及后

又襄十七年曰衛孫蒯田於曹隧

起竟而臘孫蒯林父之子

飲馬於重

巨曹邑

毀其瓶重巨人閉門而詢之

詢屬也

曰親逐其君爾

父爲厲

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

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一

三

又襄三十年曰鄭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

田獵也

曰唯君用

鮮衆給而已

衆臣祭獸也

又昭公曰齊侯田于沛

言疾愈行獵沛澤名

招虞人以弓不進

虞人

譯之

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旃以招大夫弓以招

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

守道不如守官

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宮之制也

君子禮之

禮是也

又定公上曰魏獻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

簡子韓起孫不

信也原壽過周

夫而田於大陸焚焉

再貢大野在鉅鹿地嫌絕遠擬此田在及郡吳澤荒蕪之地大舊并見燒

復命而田也

范獻子代魏子爲政去其柏棹示貶之

還卒於甯

又哀公下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在大野

平鉏野縣東北大澤是也
也車子微者鉏商之名
以為不祥之賜虞人
時所未常見故怪虞人掌
山晉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言魯史所以得魯求麟也

穀梁傳昭公曰秋蒐於紅正也
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
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禽雖多天子取三十
焉其餘以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官射而中田不得禽是以
知古之仁義而賤勇力也

毛詩鵲巢曰鷓鴣巢之應也
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

鷓鴣則王道成也彼苗者葭
苗田也葭蕭也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
一發

五犯
虞人翼五犯以待公之發
于嗟乎鷓鴣
鷓鴣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蓬一發五縱
豕一豕曰縱
于嗟乎鷓鴣

大正御覽 卷八百三十一

又緇衣叔於田曰叔於田巷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又雞鳴遠曰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

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子

之還兮遭我狺乎之間兮並軀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儂兮

從逐也獸三歲曰有儂利也

又雞鳴盧令曰盧令刺荒也哀公好田獵畢弋而不民修

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又嘉魚曰吉日美宣王田也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

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

之所同鹿鹿麇麇漆沮之從

周易曰比卦主用三驅失前禽也

尚書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尚書歸藏曰穆王獵于戈之野

韓詩內傳曰春曰畋夏曰狝秋曰獮冬曰狩天子抗大綏諸侯小綏羣小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於門夫田獵因以講道習武簡兵也

爾雅曰春獵為蒐郭璞注曰收夏獵為苗苗苗孫秋獵為

獮殺氣也冬獵為狩得獸取之青田為獠管子曰獠獵

亦呼獵為獠音為遠或火田為狩放火燒草

史記曰西伯將畋卜之曰所獲非熊非羆霸王之輔西伯

果遇呂望釣於渭濱遂載號令太公望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一

五

又曰任安字少卿邑中人民俱出獵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劇易眾皆善

又曰今上為膠東王時韓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善騎射上既立欣事代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嫣常與上臥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馬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驚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避從者伏謁道旁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太皇后泣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太后申此嫌嫣

戰國策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焉出文侯曰吾與虞人

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

漢書曰李廣被黜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尉醉呵止廣廣騎

曰故李將軍也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

下

魏志曰夏侯淵之子稱年十六淵與之叟見奔虎執楯樞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中名聞太祖太禮把其手喜曰我得將矣

又曰文帝將出遊獵鮑助停車上疏曰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如何在諒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乎上毀其表而竟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獵之與樂何樂八音和人理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况獵暴華益於原野乎因奏劉睦佞諛不忠

又曰蘇則從文帝獵蹉踣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將暫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爲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之遂皆赦之

又曰清河令徐季隆使人行獵令管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人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兔其名曰狸人暮歸果如輅言

魏末傳曰初帝以母廢未立爲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

文帝彎弓射其母令帝復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殺其子帝曰奴語動人心遂定爲嗣也

吳志曰孫權每出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張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能詭駕御英雄驅使賢才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謂昭曰年少慮事不過遠以此慙君然猶不能已

江表傳曰曹公與孫權書曰兵者奉辭伐罪旌摩南指劉琮束手水軍八十萬與將軍會獵於吳其制大王親親王隱晉書曰魏野字陽元少工射着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一

七

南史曰宋衡陽王義季鎮荊州嘗大蒐於郊有野老帶苦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來對曰昔楚子盤遊受譏令尹令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焉樂驅斤老人非勸農之意義季止馬曰比賢者也命賜之食

宋書曰王僧達爲宣城守性好遊獵

梁書曰曹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麋鹿無遺騎赴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應弦輒斃以此爲樂後景宗爲揚州刺史出行常欲褰車帷帳左右輒諫以位望降重人所具瞻不宐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馬快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

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鳴叫平澤中麀鹿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邑邑使人無氣

南史曰宋臧熹常與溧陽令阮崇獵遇猛獸突圍獵徒並散熹射之應弦而倒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石虎遣司農中郎將費霸師工匠四千於東平罍山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丈八尺格虎車四十乘立級行樓二層於其上自靈昌律南至榮陽東極陽都而還使御史監司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一

八

辟

又曰虎命太子宣行祈山川游獵戴澤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八萬出金明馳逐終夕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圍禽獸皆暮集行宮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羅星光燭如晝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返獸殫乃止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

又後秦錄曰姚興性好游畋頗損農業要京兆杜延以左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著豐草詩以箴之難具以問馮翊相靈作德獵賦以諷焉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然終不能改也

後魏書曰于栗磾進新安公道武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栗磾曰能搏之乎對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弊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而制之尋皆擒獲帝顧而謝之

又曰宿石常從獵文成親欲射猛獸石扣馬諫引帝至高原上後猛獸騰躍殺人詔褒美其忠許後有犯罪者宥而勿坐

又曰來大千從明元校獵見獸射在巖上持稍直刺之應手而死帝嘉其勇壯

北史曰齊元桓字集和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畋獵

又曰齊崔子植位冀州別駕走馬從禽髮繫木而死

大正御覽

卷八百三十一

九

後周書曰達奚震武之子也少驍勇便騎射太祖嘗於渭北校獵時兔過太祖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墮震足不傾躓因步走射之矢發中兔顧馬纔趨遂迴身騰上太祖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乃賜震雜絹百段

唐書曰武德七年十二月庚辰臘上曰臘者獵也賸臘以祀宗廟朕當躬親其事以申孝享之誠於是出狩於鳴犢泉

又曰蘇世長拜諫議大夫嘗從幸涇陽校獵至高陵合圍是日大獲陳禽獸於旌門上入御營顧謂朝臣曰畋樂乎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爲大樂上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也又對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

計則忠矣

又曰唐儉授民部尚書從太宗於洛陽苑射猛獸儉見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殪田豕有一雄豕及馬鐙儉懼將搏之太宗拔劍豕斷頭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剖曰漢高祖以馬上得之可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豕太宗納之因罷獵

又曰貞觀十四年太宗欲親幸同州遊獵櫟陽縣丞劉仁軌上疏曰時蒐狩前王恆典事有沿革未必因循今年甘雨應時秋稼甚盛盡收力獲月半猶未畢功貧家無力禾不治擬種黍黍直據尋常料喚田家以有所妨今既祗供頓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一 十
事兼之修理橋道縱謂大簡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歛實爲狼狽臣願陛下少畱萬乘之尊垂聽一介之說退延旬日苑刈總了則盡閒暇家得康寧蠻駕徐動公私交泰上降璽書勞之

又曰太宗謂高昌王麴文泰曰丈夫在生樂事有三天下太平家給人足一樂也草淺戰肥以禮田狩弓不虛發箭不妄中二樂也六合大同萬方咸慶張樂高宴上下歡洽三樂也今日王可從禽明日當飲讌耳

又曰高宗狩于陸渾縣六日止飛山高宗親御弧矢獵四鹿及兔數十頭晚次御營望見大官烹宰欲供白之膳因問倚中許圍師曰朕目擊彼羊在於格下見其無罪就戮

非無憫惻之情今欲以死獸易之可乎圍師對曰昔宋文侯見人欲將牛爨鍾因曰吾觀此年穀觶無死而就死地乃不爨鐘陛下取已死之鹿代欲割之牛則堯舜之用心也遂釋其羊不殺九日又於山南布圍大順府杲毅王萬興以輒先促圍集衆欲斬之上謂侍臣曰軍令有犯罪在不赦恐外人謂我翫好畋獵輕斷人命又以其輕從征遼有功特令放免

又曰高宗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邠律曰雨衣若爲不漏對曰能瓦爲之必不漏矣上大悅因此不復出獵

又曰高宗駕幸自九成宮還宮仍西狩校習自麟游西北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一

十一

遼岐梁歷普潤止雍爲兩圍殿中侍御史杜易簡賈言忠監圍山阜懸危杖策不得整停凡五日而合劾奏將軍劉玄意黃河上等斷圍元意捋罪黃河上圍曰軍容齊整詔特原之

又曰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田苗侍御史柳範奏彈之上因謂侍御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令死範進曰房元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非萬紀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二

資產部十二

獵下

弋

羅

置

罟

罾

罽

罽

罟

罾

罽

罽

獵下

王孫子曰趙簡子獵於晉陽之山撫轡而歎董安子曰主君歎敢問何故簡子曰汝不知也五廐養食穀之馬以千數官養多力之士日數百欲以獵獸也恐隣國養賢以獵吾也

莊子曰趙簡子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二 一

使無驚吾馬龍曰昔吾先君代衛免曹退為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吾今一朝田而必曰為我殺人是虎狼殺人將故救之簡子愀焉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乎環車輟甲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人

又曰梁君出獵見白鴈羣下車殼弩欲射之道有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撫轡曰今主君以因白雁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歸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人皆得獸吾獨得善言

尸子曰宓叡氏之世天下多獸故教民以獵也

韓子曰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麇對曰子不忍而與其母

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傳曰夫子不忍於麋且忍君子乎

又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侯侯不聽曰不可疾風失信吾不爲遂犯風往而罷虞人

穆天子傳曰天子東田于澤至於重璧之臺盛姬告病又曰天子獵于滲澤於是得白狐玄貉焉以祭于河宗

事於河宗 護此故用

又曰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勤七萃之士勤猶勞也于羽陵之

下乃奏廣樂六師之人翔吹于曠原得獲無疆鳥獸絕羣六師之人大吹九日乃收皮效物是載羽車

國語曰晉趙簡子田于螻螻晉君圃史黯聞之以犬侍于門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一 二

丈夫文墨時爲簡子史大田犬門君圃門也簡子見之曰何爲曰有所得犬欲

試之茲囿茲此也簡子曰何爲不告對曰君行臣從不從不

順言從法臣從君主將適螻而麓不聞麓主君苑圃之官傳曰山林之木衡麓守之臣

敢煩當日當日直日也言主將之君圃不煩麓以告君臣亦不敢煩主之直日白主君也簡子乃

還

呂氏春秋曰齊有好獵者久不得獸所以不得狗惡故也欲得良狗則家貧乃還耕則家富則求良狗則數得獸矣

非獨獵事皆然

春秋後語曰魏信陵君嘗與王共博於是北境舉烽火傳

言趙寇至王釋博欲召大臣議之信隣君曰趙王獵耳非

爲寇也後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有頃復從北方傳言

趙王獵耳非爲寇也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信陵君對曰臣之客有能探趙王陰謀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

六韜曰文王畋于渭陽見呂尙坐茅以漁

太公金匱曰紂以六月獵於西上發人逐禽民諫曰天務覆施地務長養今盛夏發民逐禽而元元命懸於野民踐之百日不食紂以爲妖殺之

新序曰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爲漁者送文公出澤漁者曰鴻乃保大海之中厭而徒之小澤則必有凡增之憂龍保於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羅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君歸國臣亦反漁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二

三

所

又曰晉文逐鹿而失之問農夫老者曰吾鹿何往老者以足指曰如是行往公曰寡人問子子以足指何也老者振衣而起曰不意人君至此虎豹之居也厭深而得淺故人亦得之諸侯厭衆而忘其國唯鵲有巢唯鳩居之今君不歸人將居之於是文公恐而歸

新序曰晉文公畋于魏還見一老問曰魏亡何也對曰魏君斷則不能用人也文公輟畋而歸趙襄子曰其人安在公曰吾與來襄子曰君聽其言不用其身文公於是乃召而賞之

說苑曰楚莊王獵大夫諫之王曰吾就獵求士也榛薄刺

虎知其勇也搏犀獲兕知其勁也罷駉而分所得知其仁也由此道得三士可乎

又曰晉平公有馳逐之車錯以羽芝會羣臣觀焉田差三過不顧

白虎通曰王者諸侯所以攻狩者何也爲田除害上以供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獵開肆五兵因以順時取禽其禮將軍執晉鼓師率執提旅率執鞶以教坐作進退徐疾之節

璣語曰范獻子卜獵占之曰君子得龜小人遺冠獻子獵無所得而遺其冠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二

四

潛夫論曰昔有司原氏獵於中野鹿東奔司原從而譟之西方之衆有逐豨者聞司原之譟竟舉音而和之司原反覆追之乃得大豨喜以爲瑞

陸子曰欲水之清則勿涉欲草之茂則勿獵
杜夷幽求曰獵者嗜肉不多於不獵及其凌岡巒赴谿嶺而有遺身之志

語林曰夏少明在東國不知名聞裴逸民知人乃裹糧寄載入洛從之未至家少許見一人着黃皮袴褶乘馬將獵問曰裴逸民家遠近荅曰君何以問夏曰聞其名知人故從會稽來投之裴曰身是逸民君明可更來明往逸民果知之用爲西明門侯於此遂知名

石勒別傳曰冬十一月大雪平地三尺勒主簿程朗諫勸不從出獵墜馬顧左右曰不從主簿之言而致墜馬賜朗絹百疋以旌忠亮

續搜神記曰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家在晉陵少時喜射獵嘗入山忽山岫間見一人長五丈許提弓箭箭鏑頭廣

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喚曰阿鼠阿鼠子文小字子文不覺應

曰諾此人牽弓滿鏑向子文子文便失魂厭伏

又曰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爲舍佳夜中有一人長一丈着黃衣白帶來謂射人曰我有讐尅明日當戰君可見助當厚相報射人曰我欲助君何以相報荅曰明日食時君可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南往應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人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一

五

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示爾唯見二大地長十餘丈於溪中相遇白虵勢弱人旣引弩射之黃虵卽死日將暮復見前人來辭謝云住此一年獵明年慎弗復來必爲禍射人曰善遂停一年獵所獲甚多家致巨富數年後憶先所獲多乃忘前言復更往獵見先白帶人語之言我語君弗復更來不能見用讐子已大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甚怖便欲走乃見三鳥衣人皆長八尺俱張口向之射人卽死

世說曰孫盛爲庾公記室叅軍從獵將其子齊莊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七八歲慶謂曰若亦復獵耶應聲荅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異苑曰慕容皝出畋見一老父曰此非獵所王且還也皝
明辰復去值月白兔馳馬射之墜石而卒

又曰桓南郡好獵騁良馬馳擊若飛矍鷹所指行陣不整
麇兔騰逸叅佐無不被擊

吳地記曰長洲在姑蘇南太湖北岸闔閭所遊獵處也吳
主遣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比老願濟橫江之津與
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詳對曰若越
橫江而遊姑蘇是踵亡秦而躡夫差恐天下之事去矣太
祖大笑曰徐主無乃逆詐乎

鄴中記曰石虎少好遊獵後體壯大不復乘馬作獵輦二
人十擔之如今之步輦上安徘徊曲蓋當坐處安轉關牀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一 六

若射鳥獸直有所向關隨身而轉虎善射矢不虛發

襄陽耆舊傳曰楚王好遊獵之事揚鑣馳逐乎華容之下
射鴻乎夏水之濱

七

說文曰矰弋射矢也

毛詩緇衣女曰雞鳴曰將翔將翔弋鳧與雁

詩義問曰以繳繫矢而射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

又大雅桑柔曰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

弋獲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畢弋無出九門

蔡邕章句曰繳射

左傳襄公上曰曹伯陽好田弋曹鄩人公孫強好弋獲白

鴈而獻之且言甲弋之說

論語述而曰子弋不射宿

春秋後語曰楚頃襄王時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者王聞之召而問焉對曰外臣之好射騏鴈羅籠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哉且楚王之曰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夫秦魏燕趙王之騏雁也齊魯鄭者青首也鄒費邾郚者羅籠也其餘不足射也見鳥六雙唯王何取王若以聖人爲弓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比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使顏涿聚主焉而亡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一

七

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涿聚有死罪三臣請以其罪數而誅之

晉中興書曰桓名秀豁第二子代叔父冲爲江洲刺史雖入門貴重不以榮爵嬰心唯以弋釣爲事

後魏書曰劉逖字長子聰敏好獵弋騎射以行樂爲事吳越春秋曰樂野越王所弋獵處也故曰樂野

管子曰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

幾何人

既無上事乃至子弟不田農弋獵也

又曰桓公弋在廩管仲朝公弛弓脫鞞音汗而迎之曰今天

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意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

下者也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皆非二子之憂也二子不

列子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織繳乘風振之連雙鷁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

韓子曰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張者聞之曰子方知欲為廩而未得所以為廩夫虛無見者廩也一日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柰何其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然則為天下何異為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為廩乎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二

八

又曰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困先以捲磨之鳥驚而不可得也

又曰夫弩弱而矰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

韓子曰齊宣王問匡倩曰儒有弋乎匡倩對曰不曰何也弋有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

淮南子曰蒲且子連鳥於矰之上弓良也

蒲且子楚人善射弋

劉向別錄曰有行過江上弋雁賦行弋賦雌得雄賦

法言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

篡取也

太玄經曰弋彼三飛終日不歸

稽康與山濤書曰弋釣草野而更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

可也

羅

周禮夏官上羅氏曰羅氏掌羅鳥鳥鳥謂卑居鵠則作羅鵠之屬襦

襦細密之羅襦讀為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春鳥始出

僞有衣袂之襦也者若今南郡黃雀之屬是時屬化為鳩與春變舊為新空以養老助生氣者耳

毛詩國風曰有兔爰爰雉離於羅鳥網為羅

又小雅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爾雅曰烏罟音謂之羅羅絡也

國語曰里革諫魯宣公曰鳥獸孕水虫成獸處於是乎焚

罟羅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二 九

列僊傳曰李仲甫夜臥床上或為鳴鳥時架候北風當飛

渡南海山上有羅得鳴視之仲甫也向羅者笑

王子年拾遺記曰晉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有白鴟繞煙

而噪或集介子推之側火不能焚晉嘉之於山數百里不

復設羅網

幽明錄曰有一僮士行反小兒放牛野中伴輩數人見一鬼

依諸叢草問處處設網欲以捕人設網後未竟僮小兒竊

取前網仍以罽之既縛得鬼

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為二

目之羅無得鳥焉

鷓冠子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

關子曰任公子冬羅鯉於山阿衆人皆以爲感既而鸕鶿繫黃雀觸公子羅者千萬數

劉棋魯都賦曰長畢掩壑大羅被罽

罽

毛詩關雎曰兔罽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

賢人衆多也肅肅兔罽拯之丁丁赴赴武夫公侯干城

說文曰兔罽謂之罽 郭璞注曰罽造也捷爲舍人曰兔自作徑路張罽以捕之

顧譚新言曰設置於淵施網於岡欲民之慎亦如此也終

無魚兔矣

物理論曰夫欲定天下而任小人猶於捕麋鹿而張兔罽

不能擊麋鹿猶小人不能任大事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一

罽

韓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罽

爾雅曰罽謂之罽罽覆車也 今之翻車也有兩轅巾施骨以縛鳥展博相解廣異語

說文曰罽覆車也

罽

韓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罽 薛君注曰張車上曰罽也

爾雅曰罽謂之罽罽罽也 郭璞曰今翻車也有兩轅巾施雜捕鳥

罽

說文曰罽捕鳥也

禮記王制曰鳩化爲鷹然後設罽羅

罽

禮記月令曰季春畢翳無出九門

翳立曰網小網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白隱

蔡邕月令章句曰掩飛禽日畢

說文曰畢罔也率捕鳥象絲網上下其革柄也

罟

爾雅曰縻罟謂之罟

郭璞注曰罟其頭也縻為舍人曰縻有難制張罟也

罽

爾雅曰羸罽謂之罽

罽幕也縻為舍人曰羸剛惡斃人故張網而羅之也

礮

纂文曰礮射石也

繳

列僊傳曰赤將子者黃帝時人也不食五穀而食百草華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一

二

至堯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市中賣繳故謂之繳文

淮南子曰堯使羿繳大風於青丘之野

大風謠鳥也青丘東方也

環濟典略曰繳綸也千前望鳥而射之

夢書曰夢橫繳欲舉薦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一終

吳興陳杰分校

資產部十三

陶

冶

鍛

牧

漁

陶

禮記檀弓曰有虞氏瓦棺

始不用薪也
有虞氏上陶

夏后氏塋周

火熱

燒土治以周於棺
也或謂之土周

又喪大記曰甸人為役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鄭子產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

事我先王

闕父舜之後當周之
與闕父為武王陶正

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

其神明之後也

舜聖故謂
之神明

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

庸用也
元女武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三

一

王之長女胡公
闕夫之子滿也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周得天下封夏殷三王
後又封舜後謂之二恪

并二王後為國三其禮轉
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毛詩文王綿曰古公亶甫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續漢書曰董卓欲遷都長安楊彪不從董卓作色曰楊公

欲沮國家計耶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峭函險固國之重防

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磚

瓦一朝可辦宮室官府蓋足焉

吳書曰鄭泉字文淵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於陶家之側

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獲我心矣

宋書曰文帝欲誅徐羨之羨之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至

納林入陶竈中自經而死

尸子曰昆吾作陶

淮南子曰陶人埏埴也其取之地而為盆盎盎也無離於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爛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為盆盎無以異矣

周書曰神農耕而作陶

呂氏春秋曰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悅之

列仙傳曰甯封子者黃帝時人為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入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積人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骨時人壘之北山中謂之甯封子焉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三

一一

嶺表異錄曰廣州陶家皆作土鍋鏊燒熟以土油之其潔淨則愈於鐵器尤宜煮藥一斗者纔直十錢愛護者或得數目若迫以巨焰涸之則立見破烈斯之濟貧之物

冶

禮記學記曰良冶之子必學為裘

仍見其家錮補穿鑿之器也補冶器者其金

乃合有似於焉裘

史記曰邯鄲郭順以鐵冶業與王者埒富

又曰宛巨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代魏迂孔子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遊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遊聞公之子名

又曰人曾邠氏以鑄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弟約

有拾仰有取

張潘漢記曰杜詩爲太守爲冶作水排教化大行

魏志曰韓暨字公至辟爲丞相士曹屬後遷樂陵太守徙
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
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爲水排計其利益參倍於前在職
七年器用充實詔書伯褒歎就加司金都尉

晉書曰王沉字彥伯作釋時論云蝸融者皆趨熱之士得
其爐冶之門者唯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

南史曰宋袁象監吳興郡事象到郡坐過用祿錢免官付東
冶象妹爲竟陵王子良妃子良世子昭胄時年八歲見武
帝而形容慘悴帝問其故昭胄流涕曰臣舅負罪今在尚
大平御覽 卷八十三 二二
方臣母悲泣不食已積日臣所以不寧帝曰特爲兒赦之
既而帝遊孫陵遙望東冶曰冶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與朝
臣幸冶履行庫藏因晏飲賜囚徒酒肉赦見象與語明日
釋之

梁書曰侯景據壽陽懷反計以臺所給伏多不能精啟請
冶鍛工欲更營造敕並給之

後魏書曰崔鑿爲東徐州刺史於州內銅冶爲農且三人
獲利

北史曰後周薛善爲行臺郎中時欲廣置屯田以供軍費
乃徐善司農少卿領同州夏陽縣二千屯監又於夏陽置
鐵冶復令善監之復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善自督課兼

加慰撫甲兵稍利而皆忘其苦焉

唐書曰侍中魏徵乞解所職請爲散官奉左右拾遺補闕
太宗曰朕拔鄉於讐虜之中任卿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
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礦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爲
器便爲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卿雖疾疾未
爲衰老豈得便爾耶徵乃止

尸子曰造冶者蚩尤也

淮南子曰大宋工畫吳冶刻形鑊法其爲微妙堯舜之聖
不能及也

列仙傳曰陶安公者六安冶師也數行火一旦散上紫色
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至治上曰安公治安公

入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一

四

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龍到安公騎之東
上東公

武昌記曰北濟湖本是新興冶塘湖元嘉初發水冶水冶
者以水排冶令顏茂以塘數破壞難爲功力茂因廢水冶
以人鼓排謂之步冶湖曰因破壞不復修治冬月則涸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太上皇微時嘗佩一刀長三尺上有
銘其字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時作此物也上皇遊鄴
沛山中遇有人歐冶鑄上皇息其夢問曰此鑄何物工笑
曰爲天子鑄劍慎勿泄言上皇謂爲戲辭無疑色工曰今
所鑄鐵剛厲製器難成若得公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卽
成神器可以尅定天下星精爲輔佐以戮三猾木衰火盛

此爲異兆也上皇曰余此物名爲匕首其利難傷水斷蛇
龍陸斬虎兕工曰若不得此匕首雖歐冶專精越砥欬錐
終爲鄙器上皇卽解腰間匕首投於爐中俄而煙燄衝天
日爲之晦及劍成釁以三牲工問上皇何時得匕首上皇
曰秦昭襄王時余行逢一雅人于陌上投余云是殷時物
世世相傳上有古字記其年月工人視之其銘尙存叶前
疑也工人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
又曰漢郭况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人黃金
爲器功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
鑄之聲盛也

曹昆詠冶賦曰冶石爲器千爐齊設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三

五

鍛 雙云 銀石
可以爲質

魏畧曰太祖遣邯鄲淳詣臨淄侯植植得淳喜延入坐不
與談先爲五權鍛

鄧粲晉記曰稽康會鍛於長林之下鐘會造焉康坐坐以
皮巖然正容不與之酬對會恨而去

文士傳曰稽康性巧能鍛家有柳樹乃激水以圍夏月甚
清涼居其下傲戲及自鍛

禰衡別傳曰衡字正平十月朝黃祖在艤衡舟賓客皆會
作黍臠既至先在衡前衡得便飽食初不顧左右既畢復
搏弄以戲時江夏有張伯雲亦在座調之曰禮教云何而
食此正平不荅弄黍如故祖曰處士不當荅之也衡謂祖

日君子寧聞車前馬橫祖阿之衡視祖罵曰死鍛錫公祖大怒令五伯將出欲杖之而罵不止遂令絞殺黃射來救無不復及愴悽流涕曰此有異才曹操及劉荊州不殺大人奈何殺之祖曰人罵汝父作鍛錫公奈何不殺向秀別傳曰秀嘗與稽康偶鍛於落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韓子曰堆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槩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也所以平夷矯不直也

牧

周禮地官曰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

牲 六牲謂牛羊馬豕犬雞鄭司農云牲純也亥謂牲體完具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三

又夏官曰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 頒馬授園者所牧處 孟春

焚牧 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 中春通淫 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牲也

禮記月令季春曰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 稟爨也騰

躍也其化欲遊則孰收而合 仲夏曰是月也命有司祭先牧 謂仲夏祭先牧於大

澤用剛日

毛詩小雅曰無羊宣王考牧也 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或

謂復先王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 謂復先王之數

黃牛黑唇曰犉箋云爾女也宜王復古之 爾羊來思其角

澌澌 聚其角而息澌澌然箋云此者美畜產得其所 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動其耳濕濕然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 訛動也言凡者 爾牧來思

何蓂何笠或負其餼 何揭也蓂所以帶雨笠所以御暑此者美牧人寒暑飲食有備 三

十雜物爾牲則具

又魯頌曰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

命于周而史克作頌

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

駟駟牧馬在坰

之野

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箋云必牧于坰野者辟如民居與良田者也

史記曰卜式河南人少與弟別居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羊十餘歲羊致千餘上召之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乃布衣牧羊歲餘羊悉肥上過見其羊喜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奉上以式爲奇拜爲郎

又曰衛青平陽人也其父爲平陽侯家給使與妾通生青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三

七

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嫡母之子皆奴畜之不
以爲兄弟

又曰范增說項梁曰以君代爲楚將必能立楚之後梁乃
求懷王孫心在人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後從人之
望也

又曰公孫弘淄川人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
雜記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欲降之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
羝羊曰羊乳乃得歸武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旌盡落
焉

又曰路溫舒字長君鉅鹿人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

日王尊字子貢涿郡高陽人少孤歸諸父使尊牧羊於

後漢書曰馬援轉遊隴漢間帝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仍盡數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又曰承宮年八歲爲人牧豬鄉里徐子威明春秋授諸生數百人宮過其廬下見諸生講好之因之其豬豬主欲笞諸生禁乃止之

謝承後漢書曰孫期字仲式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賣之以奉供養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追於澤畔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一

人

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家貧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失火延燒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失去悉以豕償之其主也猶以爲少鄰家耆老見鴻非常人乃共責讓主人於是始敬異焉悉還豕鴻不受

魏志曰楊俊字秀才避地并州同郡王象孩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用獲筮楚俊嘉美其十質既贖象著家聘娶立屋然後與別也

晉書曰張華字茂先少家貧常以牧羊爲事

三十國春秋曰沮渠蒙遜其先世爲匈奴在沮渠因以官爲氏少牧羊臥息田畔忽見沙門以手摩其頭曰爾後當

王此士不久苦焉言終而滅

崔鴻前趙錄曰李景年字延祐少孤貧見養于叔父常使牧羊景年見其叔子講誦羨之後從博士乞得百餘字牧羊之暇折草木書之叔乃驚曰吾家千里駒也而合麒麟久躡鹽坂乃爲娶妻教學

又曰姜宇天水冀北人也少孤貧爲河北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六身長七八九寸聰惠美風儀不識奇之乃以女妻之

北史曰游明根字志遠幼年遭亂爲櫟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漿壺倩人書字路邊書地學之長安鎮將竇瑾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使人贖之

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言天下何也對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爲郡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率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矣

符子曰漢王聞宋勝子方牧牛于巨澤鼓而歌南風之詩使者進謂宋勝子曰漢王聞先生之賢使使者致命于先生而委國政焉宋勝子矍然而顧謂使者曰是何言歟今漢王待四海之士與十羣之羊其於職司也奚以異乎而大王廢牧羊之任委以四海之政是錯亂天位倒置人倫勝不願爲也乃逃於陰山之陽

公孫尼子曰舜牧羊於潢陽還堯舉爲天子

說文曰羗西戎牧羊人也從羊人

列仙傳曰商丘子瑕吹笙牧豕七十不娶而死

吳越春秋曰婁門外雞墟者吳王牧雞處

陳武別傳曰武休屠吳人也嘗騎驢牧羊諸家牧豎十數人或有和歌者武遂學太山梁父吟及行路難之屬也

漁

說文曰漁捕魚也

周禮天官上曰獻人掌以時獻為梁月令季冬命漁師為梁鄭司農云梁水隈

也低水為關空以笱承其空詩曰散笱在梁春獻王鮪王鮪鮪之大者辨魚物為鱸藁

以供王膳羞解生也藁乾也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鱸藁凡

獻者掌其政令凡獻征入于王府鄭司農云漁征漁者之租稅漁人之主收之而入于王府

禮記月令季冬曰命有司如漁天子親往嘗魚先薦寢廟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三

天子親往事魚非常事重之此時魚潔美

又坊記曰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

左傳隱公曰公將如棠觀漁者臧僖伯諫公曰吾將畧地

焉遂往陳魚而觀之

又襄公二十五年曰崔杼弑其君申蒯侍漁者侍漁監魚之官也

退謂其宰曰爾以徒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

與之皆死反死君之義

周易下繫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結繩而為網罟以田以

漁蓋取諸離

尚書大傳曰舜漁雷澤之中

後漢書曰明帝時下令禁人二業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

捕今濱江湖率少蠶桑人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爲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

北史曰後周裴俠除河北郡守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不爲也乃悉罷之

管子曰漁人入海海深百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不上焉深源之下無不入焉

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瞿子使漁于山則雖十宿沙子不得一漁焉宿沙非闢于漁道也彼山者非魚之所生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三

尸子曰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之漁

文子曰堯使水處者漁山處者牧事宜其械械宜其人

呂氏春秋曰雍季對晉文公曰竭澤而漁 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矣

家語曰宓子賤治單父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期陰免衣弊裘入界見漁得魚輒捨之暮問焉曰凡期者爲得也何以得魚却捨之曰魚之大者名爲鱒鱒吾大夫愛

其小名者爲鯁 鱒爲鱒新序作鱒 鯁者魚之懷仁也 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

大者輒捨之期返告孔子曰宓之子德至矣使民暗行若嚴形之於一方也訪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此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宓子志行比術於單父也

又曰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處鬻焉思欲棄之糞壤不若獻之君子故取以進之於是夫子再拜而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祭享焉門人曰彼將棄之矣而夫子祭之何也夫子曰吾聞惜其腐餘欲以務施者仁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劉向新序曰楚人有獻餘魚於王者曰今日獲魚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可惜故來獻王也楚王曰漁者仁人也境內多貧寡人聞之未能行漁者知之以此喻寡人也乃出倉粟去後宮以妻寡夫

郭璞江賦曰蘆人漁于傾落江山依則羽褐食惟疏鱸忽忘夕而宵歸詠採菱以扣舷傲自足於一區尋風波以窮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三

十三

年

資產部十四

釣 筌 罟 網罟

罾 罽 罩 罽

罾 筍 檣 梁

鞬 民 罽 罽

籬 鈛

鈛

毛詩曰何彼穠矣曰其鈛維何維絲伊緝 尹維緝綸也箋云鈛者以此有

求於何彼以為之乎以絲為之綸則是善鈛也

又國風竿曰籬籬竹竿以鈛于淇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四

又小雅采綠曰之子于鈛言綸之繩綸鈛繳也其鈛維何維魴

及鱣維訪及鱣薄言觀者

論語述而曰子鈛而不綱綱謂為大索橫流屬此

尚書大傳曰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鈛文王拜之尚父望鈛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呂佐檢德合于今昌來提

戰國策曰魏上與龍陽君共船而鈛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益大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多矣聞臣之得幸王也必裂裳而趨王臣亦猶曩之所得魚也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乎魏王曰有是心也何不相告於是布令終四境之

內有敢言人者族

謝承後漢書曰鄭敬隱於蟻陂釣魚大澤折芟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琴書自娛

後漢書曰郭玉者廣溪人初有老父不知所出常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乞養民間見有病者下針石有效王從受術焉

又曰嚴炎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及光武卽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也備安車立纁之聘三反而後至拜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人各其釣處爲嚴陵灘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四

二

晉書曰翟陽湯之子也少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去故先節其甚者夫貪餌吞釣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

宋書曰王弘之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又曰文帝常與羣臣臨天井池帝垂綸良久不獲王景文越席曰臣以爲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

又曰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大康孫緬爲涿

陽太守落日逍遙清際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而漁父至
神韻瀟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
荅曰其釣非鉤寧賣魚者耶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
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
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方今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
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
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
竹竿籊籊河水悠悠相忘爲樂貪餌吞鉤非衷非惠聊以
忘憂於是悠然鼓棹而去

孔叢子曰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鰈

一作網魚

魚焉其大盈

車子思問之曰鰈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得之對曰吾始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四

三

下釣垂一魴之餌鰈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
矣子思喟然嘆曰鰈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
祿

文子曰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

列子曰詹何以獨蠶絲爲綸芒針爲鈎荆條爲竿剖粒爲
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川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申竿
不撓因勢而施舍之

又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貫爲無底之谷其中有五山常
隨波潮上下往還不得暫時使巨鼇十五舉首而載之五
山始時而不動而龍伯國有大民暨五山之所以一釣而
連六鼇合負而趨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

荀卿子曰自上蒞下猶釣者焉隱於手應於釣則可以得魚
鬼谷子曰古之善摩者如操釣而臨深淵投之而必得魚
關子曰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爲餌黃金之釣錯以銀碧垂
翡翠之綸其持竿處位則是然其得魚不幾矣故曰釣之
務不在芳飾事之急不在辨言
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曰
願以境內累夫子莊子持竿不顧

又曰任公子好釣巨魚爲大巨緇五十疇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
鶩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任公子得若魚離而
大云御覽 卷八百三十四 四
腊之自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
淮南子曰詹公之釣千歲之鰓

又曰聖人以道德經爲竿以仁義爲鉤餌投之天地間萬物孰非其有哉

又曰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
又曰釣者靜之衆者舟之罩者仰之督者舉之爲之異得魚一也

孫綽子曰海人與山客辨其方物海人曰橫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傍蔭數國有人曰東極有大人斬木爲策短不可支釣魚爲鮮不足充飢

抱樸子曰金鉤玉餌雖珍而不能制九淵之沉鱗顯寵豐祿貴而不能制無欲之幽人

符子方外曰太公釣隱溪五十有六年矣而未嘗得一魚魯連聞之往行觀其釣太公跪石隱崖且不餌而釣仰詠俯吟及暮而釋竿

傅介子曰劉華責楊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之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不可不精思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於珠澤此澤出珠因名之云令越推澤出青珠以

釣於流水

又曰辛未天子北還駒釣於漸澤食魚于桑野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四 五

又曰天子乃釣於河以觀姑繇之木姑繇大木也山海經曰尋木長千里生河

邊謂此木之類

六韜曰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焉呂尚曰魚求於餌乃牽其緝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小釣釣川而擒其魚中釣釣國而擒其萬國諸侯

呂氏春秋曰善釣者出魚乎千仞之下餌香也

又曰太公釣於茲泉遭紂之世文王得之而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與不知也

又曰若釣者魚有大小餌有宜適羽有動靜羽釣浮也

說苑之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日子亦有以送僕乎

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
子賤曰釣道柰何陽晝曰夫投綸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
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
博而味厚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
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
焦贛易林曰曳綸江海釣桂魴鯉王孫利得以饗仲友
列仙傳曰呂尙冀州人避紂亂釣于卜溪三年不獲魚比
姬聞曰自可止矣公曰非爾所知也果獲大鯉得兵鈐於
魚腹中後墓無尸唯玉鈐六薦於棺中

又曰涓子者齊人釣于澤得符鯉中

又曰陵陽子明銍鄉人釣施溪得白龍子解網拜謝放之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四

六

後數十年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遂上黃山採五
石脂石肺服之三年白龍來迎之

神僊傳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通嘗在曹公坐公
從容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放下坐
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須臾引
大鱸魚出公大笑會者咸驚

徐幹中論曰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善釣不
易抵而得魚君子不降席而追道

又曰文王遇姜公於渭濱皤然皓首秉竿而釣文王得之
灼若袞雲而見日霍若開霧而觀山

桓範世論曰水則有波釣則有磨我欲更之無知之何言

物動而豐已彰形行而迹已著

又曰釣巨魚不使嬰兒輕預非不親力不堪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帝元鳳中季秋之月汎衝瀾靈鷁之舟窮畧繼釣於臺下以香金爲鉤霜絲而綸丹鯉爲餌得白蛟長三丈大若虵無鱗甲

又曰吳主與潘夫人遊釣得大魚吳主喜夫人曰昔聞泣魚今乃爲喜有喜必憂以爲深誠至末年漸相譖毀稍見離退時人謂夫人知幾釣臺今猶存焉

世說曰劉道真少時常釣魚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畱連有一老嫗識異常人甚樂歌笑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四 七

爲小令史道真超用之兒不知由復白母母告之於是齋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相報

楚辭曰以直鍼爲釣又何魚之能得

宋玉釣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退而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淵之釣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綸餌以蛆螻鉤以細針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水中

盧植與張然明書曰臨江而釣終日不獲一魚魚之不食其餌也是君子慎其舉

謝元與兄書曰居家大都無所爲正以垂綸爲事足以永日北固下大鱸一出釣得四十七枚又與書曰昨日疏成

後釣出乎所獲魚以爲二增鮮今奉送

周易曰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

廣雅曰箒筌謂之昆

莊子曰得魚忘筌

王朝之與庾安箋曰此閒萬頃江湖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而百姓投一綸下一筌者壻奪其魚器不輸十疋則不得放不知漆園吏何得持竿不顧漁父鼓柁而歌滄浪也

眾

說文曰眾魚罟

爾雅曰魚罟謂之眾郭璞注曰最大罟也

毛詩碩人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鱣鮪發發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四

八

莊子曰函車之獸介而離山不免乎網罟

淮南子曰張天地則爲籠因江海以爲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

網罟

張獸事少故併見魚部

廣雅曰罟罾魚網之罟

說文曰網庖羲所結繩以田以魚也

周禮天官上曰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罟網也以網搏所常田之獸

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京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

皆可 獻也 時則田守罟備獸傷

禮記中庸曰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

而莫知之辟也

毛詩國風曰九罭之魚鱒魴與也九罭言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也箋云取物有器也

周易曰庖羲氏結繩而為網罟

爾雅曰纓網謂之九罭魚網也今之百囊罟是亦謂之屬今江東呼為纓

韓詩曰九罭之魚鱒魴九罭取鰕苾也

史記曰泉陽漁人豫且舉網獲江使神龜

漢書曰射未祭置網不布於埜澤焉

魏志曰邴原在遼東十餘年後乃潛遁還南行已數日而

公孫度甫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因曰邴居所謂雲中白

鶴非鶉雉之網可能制始吾自遠之勿復求也

宋書曰孫法宗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逢鹿觸

網必解放之備以錢物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四 九

陳書曰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父爨常患消

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

南史曰陳王固常聘魏晏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

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文子曰臨河欲魚不如退而織

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

莊子曰魚不畏網而畏鶉鶖網者公平無私歸網有欲得之必故魚畏

又曰豐狐文豹不免於網羅之患者文也

韓子曰善張網者引其網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一一攝

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網而魚已慕矣故吏者民

之本網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

又曰靖郭君將城薛客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
挂也蕩而失螻蟻得意焉

孟子曰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抱樸子曰太昊師結蜘蛛而結網

國語曰魯宣公夏濫於泗淵

濫漬也漬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泗在魯城北里革

斷其罟而棄之

罟網也

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

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

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

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各

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今魚方別孕

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

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

良善也

使有司藏之使吾

無忘諗

言藏此罟則不忘里革言諗告也

師存侍曰藏罟不如真里革於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四

十

側之不忘也

真置也

又曰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

獸惡其網為害已民惡其

上為聖已

古文考曰庖犧作卦觀像而作網

世本曰芒作網

朱棄注曰芒庖犧之臣

呂氏春秋曰湯見設網者四面張而祝之曰自天下者自
地出者自四方來者皆羅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

如此

又曰舜之未遇時也其從屬掘地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罟

網

應璩報東海相染季然書曰足下頓稱天人之網收萬仞

之魚量之以谿谷數之以陔兆何其壯乎觀夫任公子之所釣此謂鱮音秋鯪未足爲吾子之道

罾

毛詩鹿鳴曰魚麗于罾鰾魴

又小雅荇之華曰佻羊積首星在罾佻羊牝羊也罾曲梁寡婦之筍也

爾雅曰嫠婦之筍謂之罾郭璞注曰謂以薄爲魚筍

說文曰罾曲梁寡婦之筍魚

罽

爾雅曰罽謂之汕郭璞注曰今之撩罾也罽爲舍人日以薄擿魚曰擿者也

纂文曰以魚乘水爲汕

罩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四

士

爾雅曰籠謂之罩郭璞注曰捕魚籠

毛詩小雅曰南有嘉魚烝然罩罩

纂文曰以鉄施掉因取魚

符子曰天羅廓矣野人猶有罩罽之勤

涿

爾雅曰參謂之涿郭璞注曰今作參者聚積柴木于水中得魚窠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

籠爲舍人曰以米投水中養魚爲涿也

罾

說文曰罾魚網也

史記曰陳勝詐爲書置人所罾魚腹中

風土記曰罾樹四植而張羅網於水車輓上下之形如蜘蛛

之網方而不圓

楚辭曰烏何萃兮蘋中魯何爲兮水上

喻失其所

應璩新詩曰洛水禁罾罟魚鼈不爲殖

罾罟網名

空令白相啖

吏民不得食

笱

毛詩鷄鳴弊笱曰弊笱在梁其魚唯唯

又小雅小弁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

說文曰笱曲竹捕魚笱也從竹句聲

檐音禮

廣雅曰兔置其冑謂之檐

梁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四

十二

毛詩國風曰維鷦在梁不濡其翼

鷦鷯水鳥也梁水之梁鷦在梁可謂不濡其翼

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變云不稱者言德薄其服厚

維鷦在梁不濡其味

味味也

又小雅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言休息也箋云梁石絕水之梁戢歛也鴛鴦休息在

梁上也

又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

魏志曰文帝東征郭后留譙宮時后表留宿衛以遏水取

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

官竹木作梁過水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

齊地記曰高密郡有古斷水處因造魚梁歲收億數故號

曰萬疋梁

鞬

廣雅曰鞬謂之鞬

毘

說文曰毘釣也

罨

廣雅曰罨罨網也

風土記曰罨如罨而小歛從水上掩而取者也

筭

纂文曰筭流水中張魚器也

籊

纂文曰籊取蟹者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四

三

鉞

纂文曰鉞有鉞施竹頭以擲魚爲鉞

纂文曰鉞流木

筮

風土記曰筮或曰筮而小魚附水上猶如浪也

漁人曰筮

筮

風土記曰筮

吳

纂文曰筮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四終

吳興陳杰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五

資產部十五

錢上

周禮天官下曰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其百物而待邦之

用凡有法者布泉也布讀為宣布之布其藏曰象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備入泉始蓋一

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諱本制至漢

幣有五銖久行王莽改貨而易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

民間多有奇廣八分其闊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

曰貨左文曰水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

一勿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

曰泉直一也

國語曰周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

景王周靈王之子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買

買貨物通財用也古曰泉後轉曰錢大錢大於舊其價重也

單穆公曰不可

穆公王卿士單靖公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五

孫魯 古者天災降屐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

資財也權稱振拯也 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

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其

也於是乎有母推子而行民皆得焉

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行物輕則子獨行物重

則以母權而行之也子母相通民皆徇其欲 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

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

堪任也不任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

故難而用之守權母者母不足則

以子守而行之故民皆以為利 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

其資能無匱乎

廢輕而作重則本竭而末寡故民失其資 若匱王用將有所乏

民財匱無以供

上故王將乏 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

民也

給通也 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

病亡無志

志通也 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災之備也

歸藏曰有人將來遺我錢財自夜望之

周書曰武王尅商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

韓詩曰既詐我德賈用不售一錢之物舉賣百何時當售也

史記曰初蘇秦之燕貨百錢爲資及得資以百金償之

又曰漢高祖以愛繇咸陽吏皆奉錢三李奇注或三百或五百蕭何

獨以五後益封二千戶

又曰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沛中豪傑吏聞令有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請大夫曰不滿千錢坐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爲謁者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

又曰上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一

二

在我何謂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

又曰安息在大月氏西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轉更錢效王面焉

又曰今上卽位武帝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京

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枝可自孝文造四銖錢至是

三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多卽銅山鑄錢民

益盜鑄不可勝數錢少而貴

漢書曰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鎰爲名孟子曰二十兩爲鎰臣

按秦以一鎰爲一金上幣銅錢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

漢以一斤爲一金

令民鑄莢錢

又曰凡貨金錢布泉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

李奇曰圖即錢

黃金方寸重一斤錢圓函方輕重

以銖布泉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疋故貨實於金利

於刀流於泉布於市

行於流泉布于民間

束於帛

束聚也

又曰考惠帝時天下初定吳有豫章銅山卽招致天下亡

命者盜鑄錢

又曰高后二年秋七月行八銖錢

又曰文帝五年除盜鑄錢令

應劭曰聽放

更造四銖

應劭曰文帝以五分

錢泰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錢合民間半兩錢最輕小

又曰建元元年春行三銖錢五年春罷三銖錢而行半兩

錢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五

三

又曰成帝時郡國鑄錢民多姦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

鑄官赤仄

又曰宣帝二年春出水衡錢

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錢耳孫當仰給司農今少

水衡錢言宣帝卽位爲異政

又曰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

成二百八十億萬餘

又曰韓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下鄉亭長賜錢百曰

公小人爲德不竟

又曰東方朔曰侏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

朔長九尺餘亦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

欲死

又曰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避不受祿詔都內

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張宴曰安世以還官官不簿

又曰貢禹上書曰臣禹年老家資不滿萬錢

又曰王嘉奏事云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温恭少欲內錢

三十萬水衡錢二十五萬少府錢十八萬內錢後宮貴人

從上林虎圈猛獸驚出馮貴人當之文帝喜其義賜錢五

萬振庭見親加賜親屬其人勿象謝重失人心賞賜節約

是時外戚資千萬者是故少府水衡錢多

又曰王莽居攝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

又曰劉賓國以銀爲錢騎馬漫爲人面

楚漢春秋曰項梁陰養生士九十人桑木者所與計謀者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五 四

也木佯疾於室中鑄大錢以具甲兵

後漢書曰明帝時館陶公主光武女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

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別宿出宰百里史記曰太微宮後二十五星耶位也

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又曰樊儵卒帝遣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

失官錢典頁者典謂主典頁謂欠頁坐死及罪徙者甚象遂委責於

人以償其耗卿部吏司因此爲奸儵常疾之欲奏罷之疾

未及得上英歸具奏以聞帝覽之而悲嘆敕二部並令從

之

又曰京兆尹閻興召弟五倫爲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奸巧

乃署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東觀漢記曰時長安有米有決又鑄錢官奸先所奏

無能整齊理之者與醫倫醫藥無賴長安市
後小人爭訟皆云第五據所平市無奸枉

又曰初馬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三府三
府奏以爲未可事遂寢公援遂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
條乃隨牒解釋一觀漢記曰十三難援更一解之條奏其狀也更其袁言帝從之

天下賴其使

又曰公孫述廢銅錢用鐵官錢

一銖以
鐵錢

百姓貨幣不行蜀

中童謠言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
白號曰五銖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歸劉氏

又曰江革建武末年與母居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

案

以比之猶
今免闕也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

出鄉里稱之曰江巨孝聞淄合楊音高之設特席顯異巨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五

五

孝於稠人廣中親供錢以助供養

又曰楊秉免歸雅素清儉家至貧窶并日而食任城故孝
廉景虜賣錢百萬餘以餉秉秉閉門拒絕不受

又曰鍾離意薦劉年王望等書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
錢至皆拜議郎

又曰崔實從兄烈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
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
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

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傳母入
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寮畢會帝顧謂

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靳固惜
之也程夫人於榜應曰崔

公冀州名士豈肯賣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妹耶妹美也言反不可欺

事之美也妹或作株根本也

又曰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鐘

虛飛廣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錢物貴穀石數萬又錢

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魏志曰卓鑄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鑿時人

以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

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

又曰車駕西巡乃厚賜韋彪錢班羞食物使歸平陵上家

焉

又曰鄭弘為楊羨令都鄉部民有弟用兄錢者為嫂所賣

叔未還嫂詰弘言之弘賣巾車為叔還錢兄慙自繫婦即

去

大云御覽 卷八百三十五 六

又王符論曰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寧見朽千萬而不忍

賜人一錢

續漢書曰劉寵字祖榮遷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

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民去治數千里有若邪水在山谷

間五六老翁年七八十聞遷相率共送寵人賫百錢寵見

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人鄙老生未嘗到

郡縣他守時吏發求不已民間或夜行不絕狗吠竟石人

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希至人間某年遭

值聖化聞當見棄去故戮力來送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

故寵在會稽號為取一錢其清如是

又曰扶風人事孫奮居富而慳慳梁冀因以馬乘遺之從
貨錢二十萬奮以錢十萬與之冀大怒

又曰靈帝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靈臺災庚戌樂中城
殿門災延及北闕燒嘉德和歡殿收天下田畝十錢以治
宮加調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治宮錢大郡至二十萬帝
本侯家居貧卽帝位曰桓帝不能作家會無財錢故於
西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家私錢至數
千萬

東觀漢記曰光祿勳杜林馬援鄉里親厚援南方還時林
馬適死援遣子持一疋馬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以
備之居數日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
大云御覽 卷八百三十五 七

恩者多林父子食卿祿祿常有盈今奉錢五萬援謂兒曰
當以比爲法杜伯山所以勝我者也

又曰趙勤字益卿劉賜娣子勤童幼有志操往來賜家國
租適到時勤在旁賜錢指示勤曰拜乞汝三十萬勤曰拜
而得錢非義所取終不肯拜

又曰荀均字仲虞兄仲祥爲縣吏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
卽脫身出作歲餘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爲
吏坐賄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廉潔稱清吏

又曰王阜爲益州太守大將軍竇憲貴盛嘗核書益州取
六百萬阜疑有奸詐以狀上憲追奴騶帳下吏李文迎錢

以書詔未報距不與文積二十餘日詔書報給文以錢

市焉

獻帝春秋曰靈帝作錢猶五銖兩有四道連於邊輪識者以爲妖竊言錢有四道京師將破壞此錢四出散於四方

乎還如其言

范曄後漢書云四出錢

應邵漢官曰王莽篡位以劉字金刀罷五銖更作小錢文曰貨泉其文爲白水真人此則世祖中興之瑞也

魏書曰劉虞在幽州清淨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宮錢或一千萬或三千萬富者以私財辦或發民錢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全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一錢也

又曰劉類爲弘農太守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在市里皆有孔

大云御覽

卷八百三十五

八

穴

又曰文帝夢磨錢文欲命滅而更明同宣占之曰陛下家事時帝欲治弟植逼太后但加貶守

吳書曰嘉禾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鐵銅牌直設盜鑄之科

蜀志曰先主攻劉璋與士象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孔無焉焉及拔成都士象捨干戈赴府藏兢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中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矣

晉陽秋曰朝士以牛酒勞齊王罔平原王幹獨資百錢

晉書曰阮宣子常杖頭挂百錢造店市酣飲而歸

又曰王衍疾其妻郭氏之貧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氏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有措意如此

又曰王導子悅少侍講東宮歷王友中書侍郎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意甚惡之後掘地得錢一窖皆藏閉而悅果以疾終

又曰張軌爲涼州叅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具皮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大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疋以爲段數縑布旣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在衣用弊之勝也今州中雖亂此方安全宜優五銖以迎濟變之會軌納之立制准布用錢錢遂大行人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五

九

賴其利

南史曰宋文遠皇后家本貧簿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之上性儉所得不通錢三五萬帛三五十疋後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宮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未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宿昔便得因此恚恨成疾不復見上

宋書曰劉秀之爲南秦州刺史加都督漢飢饉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利之

又曰始興王濬常送錢三萬餉表淑一宿復遣追取謂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聞之前志七年之中一與

辱義士猶或非之况密邇旬次何其哀益之亟也竊恐

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是用致布心腹

又曰廢帝卽位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人間郎效之而大小厚簿皆不及也無廓不鑄如今之剪鑿者謂之來子錢景和元年沈慶之啟通私錢錢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緹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盈一椀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初唯禁鵝眼緹環其餘皆通用

又曰張融解褐爲新安王子鸞行參軍王母殷淑儀薨後四月八日建齋并醮佛寮佐襯者多至一萬少者不減五千融獨注襯百錢帝不悅曰融貧當序以俸祿出爲封溪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五

十

又曰郭世通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驚嘆其半直與之世通委之而去

又曰蔡郭罷豫章郡遣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之郭亡後軌之罷長沙郡還錢五十萬以裨宅直廓千與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宐受也母悅而從焉軌之深有愧色謂其子談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

又曰劉凝之隱居荊州年饑衡陽王義季盧凝之餒斃餉十萬錢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錢

頭而盡

又曰山陰人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

又曰戴法興父硯子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修立延壽喜書延興好學山陰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十萬鄰人或言戴願二兄敵陳戴三十萬錢

齊書曰曹武爲右衛將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皆厚輪大郭

又曰三冠先使於蠕蠕執節不拜爲所殺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疋雄不受

又曰范述曾任永嘉郡太守勵志清白不受饋還明帝下大不御覽

卷八百三十五

二

詔褒美徵爲遊擊將軍郡故舊送錢二十餘萬述一無所受

又曰趙僧巖栖遲山谷嘗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十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屍至夜而亡

梁書曰顧協爲舍嘗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絕於饋遺

又曰庾丹父景休位御史中丞丹少有才雋與伏撻何子明俱爲周捨所狎初景休罷巴東郡頗有資產丹負錢數百萬責者填門景休怒不爲之償旣而朝賢之丹不之景

休景休悅乃悉爲遺之

梁書曰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百萬買隣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闈人少之不爲強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

又曰江錄爲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爲之倒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者也

又曰何遠爲武昌太守武昌俗皆汲水盛夏遠患水浸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受錢者則連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

此曰梁書

南史曰蕭惠明子驂素梁天監中仕丹陽丞初拜日武帝賜錢八萬驂素一朝散之親友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五

十三

又曰謝蕙爲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畱一百荅書曰數多留少更以爲愧

又曰梁謝舉兄子儵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啟欲以班史質錢荅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又曰何遜爲元昌太守元昌俗皆汲水盛夏遠患水浸每

又曰何遜爲元昌太守元昌俗皆汲水盛夏遠患水浸每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五終 吳興陳杰分校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六

資產部十六

錢下

貲財

錢下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趙王三年得一鼎容四斗中有大錢三十文曰一當十十當百百當千千當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重立禁制官錢至皆用錢贗肆故不行也

北史曰後魏元誕累遷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爲人患有沙門爲誕採藥還見誕聞外消息對曰惟聞王貪願王年代誕曰齊州七萬家若至來一家未得三斗錢何得言貪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六

一

後魏書曰王昕爲汝南王悅騎兵叅軍悅數散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自昕乃取其一

北齊書曰高參之字道穆時用錢稍簿道因表曰百姓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鑄薄錢斤餘二百旣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形得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便破置水欲沉此乃因循有漸科妨不切朝廷兩失之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爲半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輪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

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錢五十有餘其中人
工食料錫炭松抄縱復私營不以能自潤直至兼利自行
息止兼復嚴刑廣禁也以臣測之必當錢皆疏通公私獲
允后遂用揚保計鑄永安五銖錢

又曰王則元象初除洛州刺史則性貪恠州在取受舊京
諸象毀以鑄錢行于世時號河陽錢皆出其家

后周書曰大象元年初鑄永通方國錢以當千與五銖大
布並行

北史曰隋鄭譯自隆州徵述帝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
復魯國公位位柱國高穎戲謂曰筆乾答曰出爲方岳杖
第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六

二

唐書曰武德中置錢監於洛并幽益等諸州今上齊 王元
吉右賜三鑪鑄錢右僕射裴寂一敢有盜鑄者身死家口
配沒五年又于桂州置監議者賜以新鑪鑄輕重大小最
爲折衷遠近便之

又曰高宗時詔復開元通寶錢其乾封新鑄錢令所司貯
納初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工其
字合八分篆隸三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要上
及左廻環讀之其義皆通謂之開通元寶錢及鑄新乃同
流俗乾字在上封字在左尋寤文之誤又緣改鑄商賈不
迎米帛增乃議却用舊錢

又曰乾元中李輔國奏內飛龍廡鑄銅投乾元元新錢二

文於鑪中而祈曰如聖躬萬福國祚無疆凶孽殄除四方
寧謐則願不銷不鑠一陰一陽並見於外鐘成一如所祈
又曰崔行居宣州十年頗以勤儉府庫盈溢及穆替伐衍
宣州歲饒贊遂以錢四十二萬貫代百姓之稅故宣州人
不流散

又曰元和中王鐸奏請於當管蔚州界加置鑪鑄銅錢漸
廢錫錢詔河東道自用錫錢以來百姓不堪其鑿其蔚州
鼓鑄漸致銅錢則公私之閒皆得充用宜委所有子細計
料量借錢本積漸加至五鑪

又曰李希烈既平淮西節度使陳仙竒進錢一文大小如
開通之狀文曰天下太平云於希烈庭中得之命宰臣召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六 三
百僚遍示之

後唐書曰朱守殷奏於積善坊役所得古文錢四百五十
六文曰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文順天元寶一十六文守殷
進納敕曰凡窺奇異盡繫休明所獲錢文式胎玄既得一
者佇歸於一統順天者式契於天心道煥一時事光千載
殊休繼出信史必書宜付史館

又曰劉仁恭在幽州以瑾土爲錢令部人行使聚銅錢於
山上鑿穴藏之爲無窮之計

晉書曰右驍衛大將軍張錢始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
近郊憩於大冢之上忽有黃雀啣一錢銅置之而去未幾
復於衙院晝臥見二雀相鬪畢各啣一錢落於錢首後所

獲三錢嘗秘於中箱識者以爲大富之徵

又曰天福三年敕光許鑄錢仍令每一錢重二銖四黍十錢重一兩者切慮逐處缺銅難依先定銖兩宜令天下無問公私有銅欲鑄錢者一任取便酌量輕重鑄造因茲不得入鉛并鐵及令缺漏不堪久遠行用仍委鹽鐵司明行曉示誠約

管子曰桓公請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商子曰今臣之所言民無一日之繇官無數錢之費其弱晉而強秦有過三戰之勝

韓子曰或合孺子懷錢挈一瓮往沽而狗齧之酒所以酸

呂氏春秋曰趙宣子見翳桑之下有臥餓人不能起趙宣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六

四

子命食之拜受而不食問其故曰臣有母請持以遺之宣子更賜之脯二束錢二百

賈誼書曰銅方布下不得採銅不得鑄錢則民及耕田矣鹽鐵論曰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以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錢刀布極而衰終始之運也

又曰古者市朝而無刀弊各以所有易所無抱布買絲而已后世則有龜具金錢

又曰夫鑠金在鑪盜者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撥之

論衡曰人文章豈徒調弄筆爲英麗哉載人傳行人名

楊子法言蜀富賈人賫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不聽夫富

人無仁又正如園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

又曰手中無錢而欲往市決貨貨主問錢何在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胸中無學猶手中無錢也

又曰淮陽鑄偽錢史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臥淮陽政清

郭子橫洞宴記曰帝升望月臺有三青鴨化爲三小皆童着青綺文襦各握鯨文大錢五枚以置帝几前身止影動因名曰輕影錢

潛夫論曰諺曰痛不著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與之猶見朝廷有寇而言不足憂也

風俗通曰潁川黃子廉每飲輒投於水

又曰河南平陰龐儉奉魏郡鄰人遭倉卒之世失亡其父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六

五

時儉三四歲在襁褓田抱轉流客居廬中鑿井得千餘萬遂巨富

又曰錢刀俗說害中有利利旁有刀言人治下率多得錢財必有刀劍之禍也

漢書曰王莽造大錢作契刀錯刀銖錢凡四品並行故稱錢刀也

列仙傳曰祝雞公洛陽人尸柳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棲樹晝四散欲取呼名卽至賣雞及子得千萬輒置錢法

豫章烈士傳曰施陽字季儒爲舒令經江夏遇賊劫奪陽物賊去後車上有五千錢遣人追與賊聞知陽悉還其物

以付亭長

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避地遼東嘗行得遺錢捨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多者原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由已而成淫祀乃辯之由是里中遂歛其錢以爲社也

桓範世論曰靈帝置西園之邸賣爵號曰禮錢錢積如屋封塗漆書

杜恕體論曰可以使鬼者錢也可以使神者誠也

語林曰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

竹林七賢傳曰王戎女適裴氏乏用遺女爲貨錢數萬文而未還女歸戎色不悅女遽還錢乃擇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一

六

於竇搜神記曰南方有蟲其形若蟬而大其子著草葉如蠶棹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塗錢以其子塗貫用錢貨市旋則自還故淮南子術以之還名曰青蚨

世說曰王武子私茅近北邙山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塲編布地竟塲時人號爲金錢

又曰邾公大聚歛數千子嘉賓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邾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錢貨事邾公曰汝政當得錢耳一日開庫任意用邾公始止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人都盡邾公聞之大驚不能已

俗說曰王子敬學王夷甫呼錢爲阿堵物後既詔出赴謝公主簿過會下與共擲散當其夕手自抱錢錢竟明日已

後云何至須阿堵物

葛仙翁別傳曰取十錢使人壹壹投井中公井上以器呼錢人見從井一一飛出入公器中投入刻識之所呼皆得是所投者

關合傳曰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善於天文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喜曰應有聖人經過果有老子過喜設坐行弟子之禮老子時貧謂徐甲曰願錢一百與約須達安息國以黃金頓備錢還甲既見老子方欲遠遊疑遂不還乃作辭詣關令就老子求直關令以辭呈老子老子甲曰前與女約至安息國頓以黃金相還云何不能忍辱便與辭訟乎汝隨我已二百餘歲汝命早應死賴我太玄生符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六

七

在汝身再言畢見符從甲口出甲已成一聚白骨矣尹喜爲請老子以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卽以見錢百萬與甲遣之

汝南先賢傳曰平與閭敞字張爲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被徵以俸錢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常舉家病死唯見孤孫九歲常未死語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閭敞孫長大之求敞見之悲喜取錢畫還之孫曰祖唯言三十萬今乃百三十誠不可當敞曰府君固謬言耳耶君無疑之

列異傳曰西河解于冀建武中爲清河太守言出錢六百萬作屋未成而死趙高代之計功用錢凡二百萬再五官黃秉功曹劉商言是冀所曰取便表沒冀田宅奴婢妻子

送日南俄而見冀鬼入府與商乘等共計較定餘錢二百萬皆商等匿冀乃表自列付商上詔還冀田宅

異苑曰桂陽臨武徐孫太元中江行見岸有錢溢出卽輩著船中須臾悉變成工

異苑曰刻縣陳婺妻少寡與二兒爲居宅中先有古塚姥母作茗先以著墳上兒患之曰枯墓何知欲掘除之母苦禁乃止夜卽夢見一人自說沒世以來三百餘載謬蒙惠澤賢二子怕欲見毀相賴保護雖潛壞朽骨敢忘醫桑之報姥宵竊述焉明負杖晨興於外屋得十萬似久埋而貫皆新還告兒兒並有慙色自是設饌

幽明錄曰海陵民王尋先居家單貧嘗因大風雨散錢飛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六

八

至其家未觸籬投誤落餘處捨而得之尋后巨當錢至數千萬遂擅名於江表

三輔黃圖曰金寶一銀寶三龜寶三貝寶四布寶五泉寶六九寶貨七種世八品煩碎難行九羅本寶五百枚爲重十二斤百姓安之

闕駟十三洲志曰青州平原國和帝延平九年以封子懷王勝風俗與舊齊同然吏姦倍於民給衛士吏賦狐肉稍從假錢積至乃餘歲竟交代吏無償意衛士恨恚取狐肉沃以酒從而呪之曰狐肉狐肉尾斯尾斯身軀雖小錢多私之吏聞之恐乃償之錢

荊州記曰義熙十二年有童子羣浴南陽清水忽洋邊有

錢出如流沙因競取之手滿放地尋復行去乃以衫衣裹縛各有所得

王韶之始興記曰勞口東岸有石四方高百餘仞其狀如臺父老相傳此石昔有三人伐木以作橋於石頂戲見數甕共取半甕還劉道真

錢塘記曰防海大塘郡議曹華信象家富乃議立此塘以防海水信始開募有致土石一斛卽與錢一斗旬日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誦去不復取於是載土者皆棄置而去塘以之成既遏絕湖漁一境蒙利縣遷治餘姚王莽時縣名泉亭於是改爲錢塘百姓懷德立碑塘所至今猶在地鏡圖曰錢銅之望氣之如有青雲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六

九

又曰錢之爲物無益饑寒之用而儲之家利其不朽古今行之蓋亦由此又便交易宜小市之宜誠勝寸裂尺斷破爲大小也過此以往無所一用軍國雅穀與帛錢雖可積未急寶也

殷仲堪集太子令曰朝廷遂爲吾營室顧吾不才而大興役費深用愧惕冬氣已應作者殊常寒苦可使監殿舍人一月賫酒肉稱勞賜之吾蒙月俸錢上生塵無所用之可以供事

晉魯褒錢神論曰大矣哉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拆故親如兄弟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

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丘前錢少者居後

綦母氏論錢曰黃銅中方叩頭對曰僕自西方庚辛分土諸國處處皆有長沙越雋僕之所守黃金爲父白銀爲母鉛爲長男錫爲少婦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玉尹世大鑄茲也貪人見我如痛得醫饑饉太牢未之喻也

成功綬錢神論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唯錢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能已執我之手說分終始不計優劣不論能否賓客輻湊門常如是諺言錢無耳何可聞使豈虛也哉

趙壹疾邪賦曰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一

十

曹植樂府歌曰巢許茂四海商賈爭一錢

郭氏婚禮謁讚文曰金錢爲質所歷長久金取和明錢用不止

貨財

周禮地官下司關曰司關司貨賄之出入

後漢書曰樊重字君霍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管理產業物無所弃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

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國用足則遠者來衣食足則知榮辱矣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不盈

又曰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田有餘天非獨爲

湯雨粟地非獨爲湯出財物

尸子曰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

列子曰端木子貢之世也籍其先貲家累萬金於意所好
生民所欲無不爲也庖厨之下不絕烟火堂廡之上不絕
聲樂行年六十乃弃其家事都散庫藏及也死也無埋瘞
之貲

孫卿子曰仁義禮智之於人也譬若財貨粟米之於寒也
多有者富少有者貧至無有者窮

文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探籌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羽
翼美傷其骨枝葉茂害其根憂河之涸泣以益也

呂氏春秋曰公愛財若梟之愛子

梟養子長則食曰公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六

十一

家語曰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而奔衛夫子聞之曰
與其以貨喪不若速貧之愈也

喪亡位也

又曰孔子曰自季孫賜我千鍾而交益親

以賜益衆故益親

自南

宮敬叔之乘我以車也而道加行
說苑曰安陸纏得寵於楚恭王江一謂纏曰吾聞以財事
人者財盡而交疎以色事人者華落而寵衰安得長被幸
乎

鹽鐵論曰荆陽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
金有存蜀漢之材吳越之貨隋唐之林不可勝用江湖之
魚菜黃之鮓不可勝食隴蜀丹砂毛羽荆陽及革骨焉江
南柁梓行箭燕齊魚鹽旃裘充豫漆絲絺絰養生奉終之

具也待商而通

潛夫論曰富貴人爭附之貧賤人爭去之富貴而交者上有稱舉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貸之損故富貴易爲交貧賤難得適

又曰炎帝爲市聚天下之貨各得其所

孫綽子曰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天下之貨畢陳矣

風俗通曰陳畱有富老年九十無男娶田家女爲妻一交卽氣絕後生得男其女曰我父死年年尊何一夕便有子爭財數年不決丞相邴吉出上殿決獄云老翁兒無影亦復畏寒于時八月取同歲小兒俱解衣髀之老翁兒獨呼寒復令並行日中無影因以財與男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六

三

又曰沛中有富豪家資三十萬小婦子是男又早失母其大婦女甚不賢公病因恐死后必當爭財男兒判不全得因呼族人爲遺令云悉以財屬女但以一劍與男年十五以付之兒兒后大姊不肯與劍男乃詣官訴之司空何武曰劍所以斷決也限年十五有智力足也女及孿温飽十五年已幸矣議者皆服謂武原情度事得其理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七

百穀部一

穀

周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至土

尚書曰稷降播種農食嘉穀

毛詩小雅信南山曰既沾既足生我百穀

又甫田曰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周禮天官曰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

鄭司農云

九穀稷黍秬稻大小豆大小麥

又曰膳夫月王之饋食用六穀

鄭司農云六穀稻稷黍粱麥苽苽彫胡也

樂養

其病鄭立廟五穀麻黍稷黍豆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七

一

又夏官曰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九穀之數

揚州荊州其穀宜稻豫州并州其穀宜五種

鄭立云黍稷黍稻麻青

州其穀宜稻黍兖州其穀宜四種

黍稷黍稻

雍州冀州其稻宜

稷幽州其穀宜三稷

稷黍稻

禮記月令曰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孟夏驅獸

無害五穀

試麋鹿之屬食穀苗驅之除物害也

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生

薦寢廟

又王制曰五穀不熟不鬻於市

又樂記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

疹不作而無妖祥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

大戴禮曰黃帝播百穀草木節用水火財物生而民得其

利百年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又曰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惠而考不考者不死

左傳襄公曰泰伯之弟鉞謂趙文子曰鉞聞之國無道年
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則草木豐茂嘉穀並生也

又曰晉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
之於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

穀梁傳襄公二十四年曰京師大飢五穀不升為大飢升成

也一穀不升謂之歉歉不足貌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

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虛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侵傷

春秋繁露曰金于土則五穀傷土于金則五穀不成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七

春秋佐助期曰咸池主五穀

爾雅曰有中岱嶽與其五穀魚鹽生焉穀不熟為飢仍飢

為薦郭璞註曰言泰山有魚鹽之饑也
不熟五穀不成薦連歲不熟也

周書曰凡禾黍居東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北方

史記曰黃帝考定星歷立五行氏神易業敬而不降之嘉

生嘉穀也

又曰齊宣王欲封禪管仲曰今鳳凰不來嘉穀不生而還

蓬蒿藜莠葳鳴臬數至

又曰留蒺藜侯性多病即導引不食穀服碎穀藥而
靜居竹氣

漢書晁錯曰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成也數

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

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旱而蓄積之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人未盡歸農也

又曰宣帝卽位歲數農穰至石五錢

東觀漢記曰永平十五年上半年始欲征匈奴與竇固等議出兵調度昔以爲塞外草美可不須穀馬案軍出出塞無穀馬故事馬防言當與穀上曰何以言之防對曰宣宗時五將出征案其奏言匈奴候騎得漢矢見其中有粟知漢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馬當與穀上善其用意微繳卽下調馬穀防遂見親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七

三

又曰建武初穀食尙少趙孝得穀炊得熟令弟禮夫妻出北還孝共蔬藪茹菜禮夫妻來輒獨貽之積久禮心疑後伺掩見亦不復肯出兄弟怡怡鄉里歸德

革嶠後漢書曰馬援在河西有穀數萬斛乃嘆曰凡殖財者貴以施也不則守錢虜耳

袁宏漢記曰赤眉亂後關中大飢黃金一斤易五升穀

後漢書曰董卓築塢於郿高原七丈號曰萬歲塢今案塢舊基高一丈周圍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

此足以畢老

又曰王莽末天下大飢建武二年天下野穀旅生麻菽尤

盛

魏志曰自遭荒亂率之糧穀曹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
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
之食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郡縣
置田官所在積穀

又曰袁曜卿爲魏國郎中令及卒太祖爲之流涕賜穀二
于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穀十
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
下穀者親舊也

又曰袁譚以王循爲別駕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
貲以萬數南皮閻循家穀不滿十斛

又曰高堂隆諫曰祿賜穀帛人主之所以惠養吏民而爲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七 四
之司命若令有廢是奪其命

又曰甄皇后二歲失父後天下兵亂飢饉百姓皆賣金銀
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賣之后年十餘歲白母
曰今世亂而多費買寶物匹夫無罪懷璧爲罪又左右皆
飢乏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廣爲恩惠舉家稱善

曹瞞別傳曰太祖嘗賦廩穀不足私謂主者如何主者曰
可用小斛以足之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借
汝一死厭衆乃狗曰小斛盜官穀卽斬之

江表傳曰諸葛亮聞格外徐祥與陸遜書曰家兄年老而
恪性疎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川不
安足下時爲啟至尊轉之

隱晉書曰鄧攸爲吳郡太守吳人飢荒攸輒出臺食穀
之後被劾攸曰善不可爲也

三國典畧曰後梁有何山者其射之妙人莫龍及有鳥巢
于庭樹蕭譽惡之謂山曰射中賜一車穀其鳥鄒立於枝
一山曰脫一箭中兩請揚兩車臣無車牛願官爲送譽許
之於射山中其二項譽甚欣悅卽合載穀送之

後魏書曰韋珍遷顯武將軍郢州刺史在州有聲績朝廷
嘉之遷龍驤副車賜驛騮二匹帛五十疋錢三百斛珍
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之曰夫子以我能撫綏鄉故賜以
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公與之

北史曰盧義僖覺寬和畏慎不妄交游情性儉素不營財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七 一五
利少時幽州額遭水旱先有數萬石穀貸人義僖以年穀
不熟乃燔其契州閭悅其恩德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
蔬食欣然甘之

唐書曰長壽二年元日大雪其夜質明而晴上謂侍臣曰
俗云元日有雪則百穀豐未知此語有何故實文昌右丞
姚壽對曰汜勝書云雪是五穀之精以其汁和種則年穀
大穰又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元日降雪以爲嘉瑞上曰朕
臨御方心存百姓如得年登豐稔此卽可爲大瑞雖獲麟
鳳亦何用焉

墨子曰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
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餓五穀不收謂之飢饑則大夫以下

捐祿五分之一旱則三餽則日盡祿廩食而已

孔叢子曰魏王問子慎曰寡人聞晉王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為云夫雨之反以之國何咎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其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善穀以利天下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磬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

管子曰常山之東河汝之間早生而晚穀五穀之所蕃熟也

陳子要言曰食穀而鄙田衣帛而笑鬻是惑也

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命之國之重寶也是故無道之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七

七

君及無道之臣皆不能積其盛有餘之時以待其衰不足

星經曰八穀八星在五車北

主黍稷稻梁麻菽
麥烏麻星名俱熟

師曠曰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善五穀之先欲知五穀但

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益種之

京房五星占曰五穀俱傷何君無德也

京房易逆利曰天雨穀歲大熟

淮南子曰水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木勝禾春

生秋死

禾木也木旺而
生金旺而死也

菽夏生冬死

菽火也火旺而
生水旺而死也

麥秋

生夏死

禾金生金土而
生火旺而死也

齊冬生仲夏死

齊水也水旺而
生土旺而死也

又曰稷墾草發莖糞土樹穀使五穀之五種各得其宜因

地之勢也

又曰女夷鼓歌

女夷天帝之女下同詩利春賜喜樂鼓歌也

以司天和以長百

穀禽獸草木孟夏之月以亨穀本雄鳩長穀爲帝侯歲

莊

養長穀之鳥

金樓子曰鬻棺者欲民之死蓄穀者欲民之飢船漏水入囊洞內虛也

說苑曰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謀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爲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爲戲也臣笑隣之祠田也以簋飲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沔耶得穀百車壅堞者宐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求者多王曰善賜之白金革車百乘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七

七

立爲上卿

山海經曰都廣之野百穀自生冬夏播琴

郭璞注曰其城方三百里蓋天

地之中素女所出也播琴猶播種方俗害耳

楊雄方言曰凡以火乾五穀之類出自山東齊楚以往曰

隴冀以往曰熬呼秦晉之間曰熬

則

楊泉物理論曰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養性之術常使穀氣少則病不生矣梁者黍稷之總名也稻者漑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斤爲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穀者衆種之大名也

說文曰稵

音

疾熟也穀續也百穀總名也

賈誼書曰至于神農嘗百草之實察鹹苦之味教民食穀
汜勝之書曰雪者五穀之精

又曰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丑秫忌未小麥忌戌大麥
忌子

桓譚新論曰世俗咸言漢文帝澤加黎庶穀至石數錢

論衡曰謂天雨穀從天而下應變而生非也夫雲出於山
散而爲雨人見從天墜謂天雨水也夏自則雨冬寒則凝
爲雪發於巳山不從天降明矣穀從地起與疾風俱飄集
於地人謂之天雨也建武三十一年陳雨穀蔽地視穀形
如米而黑此夷狄地所生穀也夷狄不食凝生於草野成
熟委於地遭疾風之俱飛衰穀集中國中國見之謂天雨
穀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七

八

世要論曰學不勤則不知道耕不力則不得穀

又曰脹一綵則念女工勞御一穀則恤農夫勤

兵書曰軍中地生五穀將軍得天道大吉

夢書曰五穀爲財飲食物夢見穀得財吉五穀入家家當
盛

殷氏世傳曰殷諫字伯起遭世喪亂埋穀數百石後謾爲
賊所執見掠責具以穀告之賊猶嫌之未實欲刃焉謾乃
晉曰鄉行劫害當知人心豈有出財還自殺耶賊知其誠
遂免

羊祜別傳曰祜周行賊境七百餘里往反四十餘日刈賊

穀以爲軍糧皆計頃畝送絹還值使如穀價

風俗通曰建武之初旅穀彌望野蕪被山

盛弘之荊州記曰淮南郡西北接來陽縣有溫泉其下流
百里恒資以灌溉常十二月一日種至明年三月新穀便
登重種一年三熟

博物志曰馬食穀則足重不能行

又曰扶海洲上有草焉名曰師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
稔熟民斂獲至冬乃訖名曰自然穀或禹餘糧

又曰李元竟寧元年南陽山都雨穀小者如黍粟而青黑
味苦大者如米豆而赤黃味如麥下三日生根葉壯如大
豆初生時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七

九

幽明錄曰琅琊諸葛氏兄弟二人寓居晉陵家甚貧耗常
假乞自給穀在困中計日用未應盡而早以空罄始知得
是家中相竊盜復封檢題識而耗如初後有宿客遠來際
夕至巷口見數人擔計出門客借問諸葛在否荅云悉在
客進內言語之後因問鄉何得大糶穀主人云告乞少穀
欲克口云何後得糶之客云我向來見數人擔穀從門出
若不糶者爲何事主人兄弟相視竊自疑怪試入看封題
儼然如故試開困量視卽無十餘斛知前後所失非人爲
之

異苑曰涼州張駿時天雨五穀植之悉生因各爲天黍

張衡東京賦曰所貴惟賢所寶惟穀

曹植詩賜穀表兄曰詔書念臣經用不足以船河邸閣穀
五千斛賜臣

謝玄書奉曰糧穀十斛是鈞汜上之所種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七

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七終

吳興陳燕分校

